

台灣著名作家蘇偉貞這兩個月來香港參加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和她約在誠品Tea Room，一開始聊天，話題竟然是內地綜藝節目《星光大道》。裡面一個參賽者，請來數人助陣，表演像是鑼鼓喧天耍大刀，看得人生厭。她喜歡另一個，有把純淨嗓音，就那麼簡簡單單地往台上一站，毫不修飾地張口就唱。就像她說起曾經喜愛的言情小說，說起那些年月裡和朋友們與無數大作家間的信件來往，「很純粹的東西其實很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蘇偉貞

那些日子裡的書與人

問蘇偉貞對寫作的興趣從何而來，她認真地說：「我真的不知道所謂興趣是甚麼。」

「我的學生每次都說，要做他『有興趣的事情』，我就說，你們太誇大興趣這兩個字了，比如說像我，我最感興趣的工作是開計程車和喝酒！」她大笑說。雖然開得一手好車，酒也喝得很在行，可是蘇偉貞改行？太難想像了。更何況，這世上好像並沒有她最期望的「喝酒」這種「職業」。「所以啊，當然是要去你所能做的、在行的事嘛。」於是現實中的蘇偉貞，寫小說，做副刊編輯，到大學裡作教授，然後再忙裡偷閒，和朋友把酒言歡。

租書店的女兒

說起讀書，她也有一種「分裂」感。「我喜歡看的作家和我佩服的作家其實有時不大一樣。」她說，「以前年輕的時候，大家都會推崇難度高一些的，那時看馬奎斯的小說，好崇拜，不由地就會覺得看不起寫實主義了。可是等到慢慢大了，才發現寫實才最難，真的要把那個狀態表現出來像個創作，像個虛構的東西，是最難的。我也許到現在還是喜歡看《百年孤寂》那樣的小說，甚至更糟糕的，也許還是喜歡看比較通俗的，比如說芭哈絲的，要不就是傳記。可是回過頭，還是會覺得也許應該看看19世紀的寫實國度最偉大的，比如說像托爾斯泰那樣的。那些書真的告訴你人格和風格，它的形式和內容是吻合貼切的。可是我現在，喜歡看的和我佩服的還是不一樣。」

她懷念少時泡在書店裡的日子，在散文集《租書店的女兒》中，她用淡淡的幽默



記敘那段時光。在父親開的租書店中，年少的她曾懵懵懂懂地一頭撞進大人的世界中，滿眼的言情與武俠。現在回想，那個年代的台灣基本沒有甚麼「現實」可言。碰觸現實好像是一種禁忌，不論是電影還是文學都要謹慎規避著。「那個時候現實層面是很薄的，大家都隱藏在真正的悲傷的後面。言情小說也是一樣，和後來香港有些電影一樣，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大家全部生活在一個夜總會的狀態裡面，每天就唱歌跳舞，不反映現實。換言之，我們很難看到寫實的東西。」

只是與現實的這種疏離，反而為她保留了一些理想主義的情懷。「我發現我這一輩的人沒有那麼實際，還有一點點理想性格，感覺沒甚麼可怕的。我這一代的作家，和大陸同輩的作家一起比，會發現我們特別不那麼實際。」

「就是我自己站在書架前」

從通俗文學，到純文學，蘇偉貞看到不一樣的書架。只是現在的她，仍會悄悄和你說，有時私底下還是覺得言情小說好，「有點小女孩回到過去時光的感覺。」「我覺得言情小說很難寫呀，就像寫信一樣，你以為很容易，其實很難。言情小說我們喜歡的是它的元素，很乾淨的感覺。很純粹的東西其實很難。」

其實她懷念的，也許是小時候那種同樣純粹的看書狀態。不認識甚麼名作家的大家，也沒有人為她列出一個推薦書單，就站在書架面前，認識了那些。「我就是我自己，原生的，靠我自己去認識了那些。」她說，「那是因為我喜歡另外一個世界。當時大家的生活其實都很粗糙，唯有在這個世界裡面，你可以知道甚麼叫『富翁』，人家穿的衣服是另外一種樣子——如果它有描述的話。也會知道古代時候女生的金步搖是甚麼，或者是看到——你是我的殺父仇人，可我还是喜歡你……感情很複雜。但現實生

活中，複雜是會出事的，感情越簡單越好。」她記得當時上學，老師要不就是接受過日據時期教育的，要不就是民國遺老式的。「我們就聽到語言的兩頭，一個是根本不懂國語的日據時期的老師，一個是會講國語的，穿著長袍來教你寫古體文的，我們是小學生唉！就看到語言的兩邊，根本沒有另外一種生活的存在。眷村就更簡單了，軍人的集體的集合。當時，沒有一個人告訴我要看甚麼，我爸爸也不知道那麼多，就是我自己站在書架前。」

副刊的輝煌時代

1980年，蘇偉貞憑借《紅顏已老》獲得第五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其後曾進入聯合報副刊擔任編輯二十多年，現在她任職台灣「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回憶做編輯的時光，蘇偉貞認為自己「碰到了一個好的時代」。「我進去的時候是個蠻高的高潮，可以碰到最好的作家。那時三毛還沒有自殺，高陽也還在辦公室裡見來見去，梁實秋先生也還在，還有張愛玲。我大致上就是邀他們的稿子。」和這些大作家交往，就是不停地寫信，這恰好是蘇偉貞所擅長的。當年她就讀軍校，出門不易，就靠大量的書信與外界交流。直到現在，她的好多好友還保存着她當年的大量信件，讓她直呼「頭疼」。「我對他們說，你要是敢把我的信拿去賣，我就殺了你！聽得他們！哈哈。」

「可能我勝任的原因，就是因為寫信對我來說不難。這和我寫給朋友不同，你要怎麼不斷寫給一個從來不回信的張愛玲？還要每一封信都寫得，不會讓她覺得『你是誰啊』或者看不起。這個事情好像是我專長的，每天就是坐在那裡，不停地寫。」在她的新書《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影像 書信 出版》中，正談到她所收藏的張愛玲十多封親筆信。

做編輯讓她最樂的，還有每天晚上，跟著當時的主編藍弦去和各個大作家吃飯，終於可以一償她的願望——喝酒！「後來才發現，那些作家酒品之好，幾乎沒有喝醉的唉。」她一件件說當年的趣事，那大概是每個副刊人都嚮往的日子。到如今，二十多年，喝了無數的酒，「喝得那些作家一個個都走了，館子也一家家都收了。有時和藍公他們吃飯，我們都回想，曾經那時在那家館子請過誰誰誰，就這樣來拼湊我們的回憶。」

歲月流光，念念難忘。

村上龍的繭居族小說

踏入零年代，或許因為已經有一定的時間距離，不少人開始整理及分析八十年代以來的日本文壇狀況。其中較為突出及常見的一種論調，就是把村上春樹及村上龍對舉並論，因此而成的評論也屢見不鮮。不過由表而言，我一直覺得兩人屬不同層次的作家，尤其村上龍小說蕪雜不純，優劣的起伏程度甚大，而且往往自我意識膨脹至令人難耐的地步。相對而言，我認為村上龍針對社會現實問題而發的小說，配合大量的調查訪談後完成的作品，一般來說耐讀程度較高。

對繭居族的關注

循此角度，我們可以發覺村上龍對日本社會所面對的繭居族困局，一直有長期及貫徹的注視。在名為《科技與日本社會》(2000)的文章中，他正面提出個人對繭居族問題的思考。村上龍認為繭居族出現的背景，是日本經濟的驚異增長及科技的進步，首先雙親若沒有經濟上的餘裕，子女根本就不可能有條件成為繭居族。更重要的是，父母不僅提供飲食居所上的支援，甚至連一切的科技器材——由電腦至手電等均一應俱全，繭居族才得以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中繼續若無其事地安然生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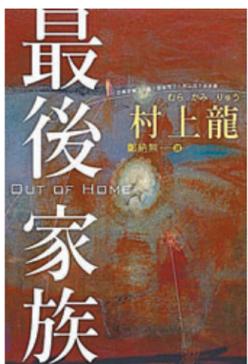
而他指出，除了在微觀上要有各方組織協作對繭居族提供援助外，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要在意識上有所覺醒。那就是日本必須要明白太平洋戰爭、戰後復興期以及高度經濟成長期等等，一切均已全然過去，大家要面對現實。全數國民已不會為國家而定出甚麼的宏大目標，彼此一定會轉移至設定個人目標的社會範式上去。倘若以上的轉變得不到正視，大家就會被龐大的科技資訊波濤所吞沒，而日本社會亦會陷入深度的迷惘中。

村上龍之後便以《共生蟲》(2000)及《最後家族》

(2001)作為對繭居族的小說回應。《共生蟲》的構思較為宏大，以繭居族的少年上原為主角，透過他來展現對社會的復仇物語。他代表看不到未來的新一代，於是在網路上尋找到超現實的信仰寄託，而且更逐步以暴力去進行他的個人戰爭——把家人甚至網路上挑釁他的人殺害。不過日本的繭居族專家齋藤環則對《共生蟲》甚有保留，他認為此乃時代反映的產物而已，簡言之就是當中呈現的不過為「大眾媒體所反映的時代」，而沒有把繭居族的現實面貌加以精準刻劃。齋藤環甚至認為《共生蟲》只會令公眾對繭居族產生更大的誤解，因為小說的關鍵詞不過環繞「網路」、「繭居族」及「犯罪」三者，這一個組合正是繭居族問題在日本社會曝光且獲廣泛報導的初期，傳媒建構塑造出來的典型誤解模式。換句話說，從正面的角度去思考是村上龍在幫倒忙，從負面角度去理解則得到他不過在趁火打劫而已。

《最後家族》的修正

不過僅時隔一年，不知村上龍是否感受到四方批評的壓力，於是迅即地以《最後家族》來回應，小說更同時拍成電視劇播放。今次齋藤環仍然針對小說角色設定發出異議，他認為主角秀樹作為一名繭居族，基本上不應以喜歡以望遠鏡來偷窺鄰居來作為行為習尚特徵，因為從精神科醫生的角度出發，繭居族大抵不愛偷窺外界，此舉代表有機會受外界反過來左右自己的生活，而自己的繭居隱私也可能從而暴露。不過即若如此，齋藤環仍以「嚴密的真實及極度寂寞的希望」來為《最後家族》加以解說。他留意到與其把小說鎖定局限在繭居族的角度審視，不如細察小說中內山家表面上各自離散



作者：村上龍
譯者：鄭納無
出版：大田
定價：新台幣250元

的崩壞過程，或許是人生釋放以及家族再造的重生契機（父親秀吉被企業開除後，輾轉最後決定開咖啡店來迎接下半生；母親昭子遇上第二春，選擇與丈夫暫時

分開且重投社會工作以思考人生；秀樹在企圖拯救隔鄰遭家暴的女性不成後，走出繭居攻讀法律；妹妹知美和情人往意大利遠走高飛）。我認為村上龍的確增加了現實感，可是小說技法上仍見冗長及乏力（想在每一章用四名家族成員的觀點各自去把同一件事，以自身角度去敘述以見對照細節，但囿於呈現出來的面貌看不到深入的人性差異探索，變成形式化的累贅文本遊戲）。小說最值得深思及讚許的地方，是借律師田崎口中對秀樹加以當頭棒喝——想拯救受害人其實是配偶暴力的第一步，想拯救的思維模式因為沒有把對方看成為平等的人，所以很容易觸發暴力收場。所以內山家的瓦解，其實正是還原基本步，把大家視為平等個體的重設出發點。

此所以《最後家族》大抵是收集各方專家的意見，然後完成的繭居族小說，事實上後記也交代了大量的資料搜集過程，那當然可以修正了齋藤環所批評《共生蟲》的閉門造車流弊。不過反過來又成為了一種主題先行的小說創作，至於那是否屬你杯茶，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書評

文：湯禎兆

書介

圖文：草 草

中韓文化談

定價：人民幣28元

作者：金惠媛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韓流」不等於韓國文化本體，它只是韓國文化對外傳播和發生影響的一種動態現象。這是韓國學者金惠媛本書中得出的結論。作者是韓國學者，長期在香港生活，對韓兩國文化和生活細節非常熟悉，歷任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和香港大學韓語學主任教授，為香港韓語學和韓國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本書的目的不在於介紹韓國傳統文化，而在於討論韓國當代文化、社會的具體主題，如整容手術，學閥中心社會，路上啦啦隊、飲食文化和金錢觀等社會現象。作者以女性學者和詩人的敏銳嗅覺，從中發現並論述了中韓文化的異同。（文：張易）

井上有一：書法是萬人的藝術

定價：港幣128元

作者：海上雅臣
譯者：楊晶、李建華
出版：三聯（香港）



幼時家貧，無奈放棄繪畫理想；青年時經歷東京大空襲，死裡逃生；中年走向「愚徹」的境界；晚年同惡疾頑強鬥爭。他不善機巧，甘於淡泊，守貧一生；他不甘守舊，尋求革新，終獲心性自由。本書描述20世紀日本傑出藝術家井上有一的人生軌跡。著者與有一之間有着親密的交情，有一身故後，他通過了有一留下來的日記等權威紀錄，知曉了一般人無法知曉的珍貴事實，展現給讀者一個活生生的井上有一。

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

定價：新台幣260元

作者：尼爾·弗格森
譯者：黃中憲
出版：聯經



是什麼原因，造成西方文明步入衰退？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者，被《時代》週刊稱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爾·弗格森，繼《金錢與權力》、《文明》後，揭發先進國家的經濟衰退和危機根源。他認為，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曾是西歐、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西元1500年後使西方走上稱霸全球之路的，就是這些建制，而非地理或氣候上的優勢。但如今，這些建制已敗壞變質，情況令人憂心。

鄒氏女

定價：港幣68元

作者：章詒和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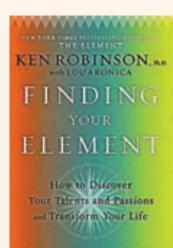


牛津大學出版社於2011年推出章詒和「情·罪小說」系列第一部的《鄒氏女》，深受讀者歡迎。緊接而來的《鄒氏女》是寫獄中同性戀的。女性同性的社交之間，自然有情慾表現，若用「去性慾化」處理，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就作者個人而言，她不想採用徹底的、露骨的女性交描述。章詒和說：「我不是女同志理論的研究者，對這個問題認識淺薄。但我知道，在實際生活中，女女間的親密從牽手，到接吻，到撫摸，到上床的『女性情誼』是非常漫長細膩、委婉曲折的，要到哪個階段才算是身份確認？我覺得自己若寫出女女之間曖昧與流動、纏綿與激烈的情誼，或許更符合中國文學中『無言言明』的浪漫傳統。」

Finding Your Element

定價：美元27.95

作者：Ken Robinson/Lou Aronica
出版：VIKING



紐約時報排行榜暢銷書作者Ken Robinson繼《讓天賦自由》後的最新作品，要讓每位讀者都找到快樂和創意，成就一個新的自我。在前作《讓天賦自由》以及Ted論壇上，作者為「自我實現」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新概念，告訴世人只要找到熱情與天賦的交會點，就能活出精彩的人生。而這本新作則是一部實用的實踐指南，讓讀者透過作者的循循善誘，真正找到自己的天賦。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